

按：本例患者由于生活在岭南，外在湿热之气盛行，加之中年妇女，形体偏胖又嗜食肥甘油腻之品，致内、外湿热之邪相合而使其便秘顽固缠绵。初诊以清热利湿、运脾理气、兼宣肺疏肝为法，火炭母、地榆、泽泻清热利湿；白术取生且量倍于枳实，意在运脾理气而使便浊自下，临床往往能使便秘患者肠蠕动功能得以逐渐恢复；苦杏仁、莱菔子宣肺降气；柴胡、赤芍疏肝以助脾运；火麻仁、玄参润肠通便。复诊时腹胀有所加重、餐后明显，乃热邪渐祛，热蒸之力渐减反增湿阻之故，故前方去火麻仁、柴胡、泽泻，加太子参、大腹皮、厚朴以加强运脾行滞除湿之力。再诊时大便已每日 1 行，但仍量少质粘、排出困难，之所以易大腹皮为槟榔意在加强行气通便之力，而易太子参为五爪龙则是取其补而不腻之性。药后患者便秘基本好转，大便也可日行 1 次但仍稍欠

爽；考虑此时热邪虽已基本祛除，但因虑于湿邪之粘滞仍以运脾理气化湿为主进治。故易赤芍为白芍，易玄参为大腹皮则意在开气而不助热伤阴，使气通则湿化；且大腹皮合槟榔有通畅全身气机之妙。之后守方再巩固治疗 1 周，最终取得良好效果。

便秘一症，临床治疗通常以通下为主；但湿热便秘误下最易损脾伤胃，使脾气难以升腾化湿，湿反乘虚下陷则便秘更加难愈。因此，治疗湿热便秘尤其顽固性患者时，应以运脾调畅气机为基础、清热芳化除湿祛除病因为先；同时开上、畅中并施，使肺气宣畅、脾升胃降、肝气疏通、肠道通调则邪有出路，弥漫于三焦之湿热逐渐得除，肠道与其它脏腑间重新达到“阴平阳秘”，则大便自通。

(责任编辑：冯天保)

## 从“扶其真元”谈火神派对中风的认识与治疗

莫雪妮<sup>1,3</sup>，唐农<sup>2</sup>，赵清山<sup>1</sup>，宁世猛<sup>3</sup>

1. 湖南中医药大学，湖南 长沙 410000
2. 广西中医药大学中医经典研究所，广西 南宁 530001
3.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 南宁 530023

[关键词] 中风；火神派；扶其真元；各家学说；医案

[中图分类号] R255.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256-7415 (2014) 01-219-03

火神派启萌于《周易》、《内经》，发展于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后经宋、元、明、清朝等诸多医家的探索和创新，至清代由四川著名医家郑寿全最终发展形成一套完整而成熟的理论及实践体系。临床上重视人体阳气，善以姜、桂、附治疗重病沉疴，疗效显著。一百多年来扶阳名家层出不穷，其中最著名者包括嫡传弟子卢氏一门(卢铸之、卢永定、卢崇汉)，以及范中林、唐步祺、吴佩衡、祝味菊、李可，

卢崇汉弟子刘力红、唐农等。

### 1 火神派思想概要

1.1 阳主阴从的重阳观，尤重坎中一阳 《内经》指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阴阳的变化是天地间最根本的变化形式，生、长、壮、老、已是阴阳变化的根本体现。火神派在阴阳两纲中重视阳气的作用，提出阳主阴从的观点。阳主阴

[收稿日期] 2013-08-16

[基金项目] 广西中医药管理局重大项目(编号：GZZD1202)

[作者简介] 莫雪妮(1978-)，女，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药防治心脑血管病。

[通讯作者] 唐农，E-mail：ntang@gxcmu.edu.cn。

从的观念由来已久,早在《周易》中就有了对它的记载。《易·乾卦象》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乾为阳,主万物的生机,是天,处于统治地位;坤为阴,主万物的生长,处于阳的调节之下,所以顺应天,处于被统治地位。

卢崇汉<sup>[1]</sup>强调治病养生旨在重阳扶阳,认为人体的正常生理是以阳为主导的阴阳二者相对平衡协调的结果,而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是以阳为主导的阴阳对立统一协调的正常生理关系遭到破坏所致。基于此,卢氏提出“人生立命在于以火立极,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阴”;“病在阳者扶阳抑阴,病在阴者用阳化阴”的指导思想。扶阳学派重视阳气,尤其重视坎中一阳。卢氏认为,坎中一阳为人身立命之本,人体的生、长、壮、老、已都由坎中一阳的状态决定。

疾病的发生也是由于这坎中一阳受损所引起,所以万病皆损于一元阳气,《郑寿全医学三书》<sup>[2]</sup>云:“病有万端,发于一元,一元者,二气混为一气者也。一气盈缩,病即生焉。”“病也者,病此气也。气也者,周身躯壳之大用也。”郑氏认为人的生成是本于父母的真气温煦化育而形成,人之所以能够生存而不发病全赖坎中一阳化生精血以营养身体,坎中一阳旺盛外邪就不能侵袭它,内在七情也不能干扰它;从生理上讲,没有坎中一阳人就不能生存立命。

1.2 火神派组方用药特点及规律 火神派脱胎于伤寒学派,崇尚经典并推崇仲景学说,善于运用经方扶阳治病,单方重剂,发挥运用都颇具特色。重阳扶阳包括扶上中下之阳,如桂枝、参、芪等扶上之阳;姜、葱、西砂等扶中之阳;天雄、附子、硫磺等扶下之阳<sup>[3]</sup>。《医理真传·辨认一切阳虚证法》说:有当轻清以扶阳者,大、小建中之类;有当温养以扶阳者,甘草干姜汤。其中肾阳乃人立命之本,扶阳学派尤善于扶助肾阳。温阳诸方白通汤、理中汤及自创之潜阳丹、封髓丹等,皆从仲景四逆汤一方衍出。四逆汤在火神派中被视为“补火种之第一方”,四逆汤能扶先天之真阳,真火伏藏,使命根永固。郑钦安<sup>[2]</sup>则反复强调:“甘温固元,是姜、附、草,不是参、芪、术”。四逆汤乃回阳主方,仲景将其列于寒入少阴,证见爪甲青黑、腹痛下利、身重畏寒、脉微欲绝,凡人一身全赖一团真火,真火欲绝,故病见纯阴<sup>[4]</sup>。火神派认为凡一切阳虚阴盛为病者,皆可服

用,不必等到肢冷脉绝、阳气欲脱之时。

## 2 火神派对中风的认识

《金匱要略》认为中风病之病因为络脉空虚,风邪入中。火神派在中风的认识上也体现了重阳的思想,遵循“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阳为主阴为从”的道理,认为“阳衰在何处,风邪即中何处”;在治疗上提出“治之但扶其真元,内外两邪皆能绝灭;是不治邪而实以治邪,未治风而实以祛风”的治疗主张。

郑寿全在《医法圆通》认为,凡得此疾(中风),必其人内本先虚,一切外邪始能由外入内,一切内邪始能由内出外,闭塞脏腑经络气机,皆能令人死,不得概谓皆由外致也。郑寿全对中风的认识为“真气衰于何部,内邪外邪即在此处窃发”。他对世人常用的中风治疗方法进行了评价:“常见卒倒昏迷,口眼喎斜,或身软弱,或周身抽掣。众人治之,专主祛风化痰不效”。提出自己的意见:“若专主祛风化痰,每每酿成脱绝危候,何也?正虚而邪始生,舍其虚而逐其末。况一切祛风化痰之品,皆是耗散元气之斤,未有不立增其病者”。由此总结出自己的治疗原则为治中风要扶其真元,使内外两邪绝灭;宗旨为不治邪而实以治邪,未治风而实以祛风。

郑寿全对中风病机进行了分析:“虽然风由外入,痰因内成,总缘其人素禀阳虚”,言阳虚损伤已极,而外之风邪始得乘其虚隙而入之;即阳衰在何处,风邪即中何处。阳虚则中宫健运之力微,中宫之阴气即盛,阴气过盛,而转输失职,水谷之湿气,与内之阴气相聚,而为涎为痰。久久阳微,寒痰上涌,堵塞清道,遂卒倒昏迷。治疗方药用附子理中汤加砂仁、半夏,起到扶其真元,使内外两邪绝灭的作用。

## 3 火神派弟子治疗中风举隅

3.1 半边风(卢铸之案)<sup>[5]</sup> 徐某,男,52岁,病状:月29日夜得半边风,手足失灵,口不能言,系气急入房,精流不止,两手脉触不到,手冷,额亦冷。诊断:寸不及尺,气不归元。初方:制附片一两五钱(先煮2h),桂枝尖六钱,淫羊藿一两,益智四钱,西茴香五钱,葫芦巴八钱,炙甘草三钱,生姜一两五钱。方解:用附片刚烈之性,率领葫芦巴、益智仁温肾益脾,使水温而气升,肾脾之精随气机逐渐上升。用淫羊藿导脾胃之精气归于中,使水沸而气易升。用桂枝尖起太阳之气交于太阴阳明,胃升而脾

运,气动而化源达心达膻中,引气归神之意。服初方后,手脚已能活动,尚不自如。

次方:制附片二两(先煮2h),硃茯神五钱,淫羊藿五钱,益智仁四钱,西茴香五钱,葫芦巴六钱,炙甘草三钱,生姜一两五。方解:加硃茯神镇定神魂魄,都归温性药品之中。服次方后,已能下地行走,但还不灵活,言语已正常。

三方:制附片三两(先煮2h),桂枝尖六钱,益智仁四钱,葫芦巴六钱,补骨脂五钱,淫羊藿八钱,松节五钱,炙甘草二钱,生姜一两五钱。方解:加补骨脂大助壬癸二水,得松节以引导,期达于筋脉骨节之中,与桂附之性能温筋热骨,冀期筋骨中之精血续续不间断。服药后两脚走路有力了,精神尚不足。

按:今见此象,应把精气神三字握紧,使水火互相为用,乾坤可能立极,先用火,火为立极之本,气为团神之用,精为生气之质。应使精气神打成一片,使上下内外相通想照,水火之交换有力,乾坤之立极可稳。遵古全天真之意,移精变情之法,使情动而意随,意稳而心安,心安而神定精气得归于炉中元阴元阳自然能分能合。心脾肾三家互相为用。

3.2 中风偏瘫-脑血栓形成(李可案)<sup>[6]</sup> 张亚康,69岁,1980年4月19日初诊:高大肥胖体型,1月来腰困如折,夜甚。小便余沥,昨晚睡前觉右肢麻木,今晨醒来已偏瘫,嘴向右歪斜,漏气,漏饭,舌短,语蹇,头晕气短,按脉浮软,舌淡胖有齿痕,舌左瘀斑成片。县医院内科诊为脑血栓形成。年近古稀,形盛气衰,肾元久亏,肝失滋荣,气虚失运,发为偏枯。拟补阳还五汤加减,以益气固肾、祛痰化瘀、虫类通络。处方:黄芪120g,当归、生龙骨、生牡蛎各30g,赤芍15g,川芎、桃仁、红花、地龙、白芥子、天南星、白附子、桂枝、天麻、僵蚕、地鳖、炙甘草、鲜生姜各10g,枣10枚,胡桃4枚,3剂。每天针灸曲池透少海,合谷透后溪,阳陵泉透、阴陵泉、风市、足三里、牵正穴。4月21日二诊:口眼歪斜已愈,语言饮食已无碍,手脚可抬举,患手握力恢复,效不更方,原方3剂。4月24日三诊:生活已自理,舌上瘀斑退净。用三七、琥珀、红参、紫河车、止痉散各30g,研粉,每天2次,每次3g口服。痊愈。随访5年,一切如常。

3.3 中风(祝味菊案)<sup>[7]</sup> 张先生,1月14日一诊。症状:耳鸣目花,肢麻言謇,口歪气逆,溲频短,苔

白腻,脉沉弦。病理:下虚上盛,血压过高,气血上并,中湿复盛,经络壅滞,心肾亦衰。病名:阳虚感寒,类中。治法:当与潜阳化湿,兼益心肾。处方:磁石(先煎)60g,苍术、桑枝、牡蛎(先煎)、附子(先煎)各15g,朱茯神18g,姜半夏、酸枣仁各24g,菊花6g,大腹皮12g,天麻、黑锡丹各9g,生姜汁半茶匙。1月16日二诊。治法:再与潜阳,淡化。处方:磁石(先煎)60g,苍术、茯神、附子(先煎)各18g,生牡蛎(先煎)45g,补骨脂、葫芦巴各15g,酸枣仁24g,姜汁炒川连2.4g,天麻9g,淫羊藿、大腹皮各12g。三诊诸恙如前,脉仍弦细。治法:与前法损益。处方:灵磁石(先煎)60g,苍术18g,朱茯神18g,生牡蛎(先煎)45g,酒制黄连1.8g,附子(先煎)18g,姜半夏30g,肉桂(后下)4.5g,天麻6g,大腹皮、黑锡丹(先煎)各12g,生姜9g。

按:素体阳虚,下虚上盛,耗气伤血,精血逆乱,风挟痰湿,壅滞经络,故见肢麻言謇,口歪气逆,耳鸣目花;苔白腻,脉沉弦是为寒湿内盛之候。治与潜阳化湿,兼益心肾甚为合拍。用附子补肾温阳,祛寒化湿;磁石、牡蛎镇静安神,是为祝氏经验之药,兼以朱茯神、酸枣仁养心安神,天麻、菊花平肝清肝;苍术、姜半夏、大腹皮、生姜汁健脾和中,化痰通络,加之黑锡丹温肾助阳。诸药合力,使肾阳充旺,阴霾自散,下元得以巩固,则冲逆自平。

#### [参考文献]

- [1] 卢崇汉. 扶阳讲记[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6. 7:47, 176.
- [2] 清·郑寿全. 郑寿全医学三书[M].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 [3] 卢崇汉. 卢氏药物配合阐述——卢火神扶阳医学文献菁华集成(卷一)[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2.
- [4] 刘力红, 孙永章. 扶阳论坛2[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9:141.
- [5] 卢崇汉. 卢氏临证实验录——卢火神扶阳医学文献菁华集成(卷二)[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2.
- [6] 李可. 李可老中医急危重症疑难病经验专辑[M].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 [7] 招萼华. 祝味菊医案经验集[M]. 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

(责任编辑:冯天保)